



尚論編卷之十

古吳常詵澗谷間人嶧山鄒泉子靜南輯著

南北朝

南宋

姓劉名裕字德讓是高祖至順帝而齊太祖禪位

劉穆之

檀道濟

蔡廓

羊欣

王玄謨

沈慶之

顧覲之

袁粲

劉穆之字道和世居京口少好書傳博覽多通宋武帝之克京城也須一軍吏甚急及穆之來見即於坐受署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遂委以腹心之任動止諮焉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即風俗頓改由是入輔穆之外所聞見莫不大小畢白雖復問里言譎塗陌細事皆一二以聞其親暱短長皆陳奏無

隱人或譏之。穆之曰：以公之明，將來會自聞達。我家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叛也。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耳目手口，其所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嘗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缺，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負公。鄒氏泉曰：道和起自布衣，協佐義始，不惟謹言嘉謀，溢于民聽，乃其忠規遠畫，潛慮密謨，造膝詭辭，誠有莫見其際者。至於尊主卑臣之義，定於馬捶之間，出征入輔之勲，銘於鼎彝之上。史氏謂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為一代宗臣，豈徒言哉！

檀道濟少孤，居喪備禮，奉姊事兄，以謹稱。宋主創義，道濟從入

京城，平盧循，討桓謙，戰功居多。義熙中，北伐，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悉戮，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吊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悅服，相率歸之。徐羨之等謀欲廢立，義隆諷道濟入朝。既至，以謀告之。將廢之夜，道濟入領軍衆，就謝晦宿。其夕，晦竦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晦以此服之。其後討晦，晦不戰自潰。及率衆北伐，全軍而反。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太祖寢疾，屢經危殆。彭城王義康慮宮車晏駕，道濟不可復制，會索虜寇邊，召道濟入朝，尋遣還鎮。上疾動，召入。祖道收付廷尉，誅之。初，道濟見收，脫幘投地曰：乃復壞汝萬里長城。鄒氏泉曰：方徐羨之傳亮於中，秉權而謝晦之據上流也。三

人者謀為自全之計。朝廷疑之久矣。乃道濟亦擁疆兵以鎮廣陵。王華之徒。諛所由來也。夫受言西殿。跪承顧託。任重於身。恩結自主。雖至據鼎承劔。宜所自安。何可懷厥疑貳。攘抑後災。以自速其辜乎。然道濟無跋扈之形。而處受三人之戮。比胡馬至淮。然後知悔。亦已晚矣。後魏軍至淮上。建康震懼。

宋主曰。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

蔡廓字子度。謨之曾孫也。廓博涉群書。言行以禮。宋臺建為侍中。武帝以廓剛直。不容邪枉。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僚震肅。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每諮廓。然後施行。後以豫章守徵為吏部尚書。廓因傅隆問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

之曰。黃門即以下悉以委蔡。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

為徐干木。

羨之署紙尾也。

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云署紙尾。

遂不拜羨

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徙為禮部尚書。廓年位並輕。而為時流所推重。每至歲時。皆束帶到門。奉兄執如父。家事小大必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悉就典者。請焉。元嘉中卒。

史臣曰。世重清談。士推素論。蔡廓雖業力弘正。而年位未高。一世名臣。風格皆出其下。及其固辭銓衡。耻為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闇時艱。不欲居通塞之任也。遠矣哉。

羊欣字敬元。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汎覽經籍。尤長

隸書隆安中朝廷漸亂欣解官還優游私門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欣書辭不奉命元顯怒以為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欣嘗請謝混混為拂席改服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政使欣參預機要欣欲自疎時漏密事玄覺其意愈重之以為楚臺殿中郎欣拜職少日稱病自免義熙中為新安太守前後凡十三年遊玩山水甚得適性後稱病篤自免歸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武帝文帝並恨不識之

柳氏泉曰當元顯之生殺任意桓玄之才地自負士之見用者進退皆窮矣况如欣之辭書漏密不幾履虎尾哉乃其恬然於舍人之卑拜職於臺殿之重竟莫窺其際而卒以自完

也非其自處之嚴何以脫虎口與至於二祖咸恨不識其人心斯其清遠之致又可概見故當時欣弟徽號為一時美器而世論猶在欣後豈徒然耶

王玄謨字彥德氣概高亮世父粲有知人鑒以為有太尉彥

雲之風元嘉中領汝陰太守時虜攻陷滑臺執朱脩之以歸玄

謨上疏曰王途始開隨復淪塞非惟天時抑亦人事虎牢滑臺

豈惟將之不和抑亦本之不固本之不固皆軍憚遠役時宋主

欲經畧中原玄謨好進策上謂駿景仁曰聞玄謨陳說使人有

封狼居胥意如狼居胥鈞玄謨之都督雍上也請土斷流民當時

不願屬籍玄謨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怨

民間訛言玄謨欲反時新城太守柳僧景以兄元景權勢制令

南陽諸郡發兵討玄謨玄謨馳啟孝武具陳本末帝答書無慰之孝武崩朝政多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徙青冀刺史時少帝狂悖益甚以領軍徵玄謨子姪咸勸疾玄謨曰吾受先帝厚恩豈可畏禍苟免遂行及至屢表諫諍少帝大怒明帝即位禮遇甚優以壽終

鄒氏泉曰人臣處疑謗之際鮮能自全而况苛尅少恩尤易以自亡者與乃玄謨犯此二忌竟無玷缺何也觀其內外晏然以解衆惑單車就徵不苟避難蓋忠順以處變有蕩蕩夔夔之風而流涕以請緩刑去殺亦非苛及元元者若其當少帝失道之朝而冒履不測傾心輔弼又可謂忘身殉國者耶

未三句是史臣意

沈慶之字弘先少有志力勤苦自立年三十未知名後隸檀道濟道濟還白太祖稱慶之忠謹曉兵始畧用前後多平蠻功宋主欲伐魏徐湛之江湛王玄謨並勸之慶之諫曰恐重辱王師難以得志宋主不從大起軍旅使王玄謨進圍滑臺魏主引兵南救之衆號百萬玄謨惧退走魏軍至淮上宋主始悔之嘗遣詔濟勸孤絕欲棄之時詔不許退宋主後謂曰河上處分皆合事宜及世祖伐逆定亂下詔褒封慶之年滿七十固請辭事猶以郡公統諸軍討蠻攻戰經年皆悉平定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携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焉世祖晏駕慶之受顧命前廢帝即位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時人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

車安所之乎。固讓之。廢帝狂悖。柳元景等謀廢立以告慶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爭後。齊藥賜死。

鄒氏泉曰。余讀慶之傳。至稽顙泣涕。自陳求退。及一夜。處從婁湖。未嘗不嘆賞其高。及覩其西陽五水之攻。將幸校獵之。從。頗不異。少壯陵厲之氣。則又惜其退避之不終也。金縷七箸之錫。世祖之念其辛勤。可無忘也。凶暴日甚之廢帝。乃猶盡言諫。諍何為者耶。蓋至清溪之閉絕。而尚思渡圯以諫。何邁之誅。若慶之者。其知於去而愚於死矣。

顧覲之字偉仁。崇尚雅素。為衡陽王司馬。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秉權。殷劉之隙已著。覲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事。乃辞脚疾。

自免歸。在家每夜於床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曉其後。義康徙廢朝廷。多以異同受禍。獨覲之復遷山陰。令山陰劇邑。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覲之理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皆閑寂。自宋世為山陰。務簡而績脩。莫能尚也。世祖大明中。為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覲之未嘗降意。蔡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覲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太宗泰始初。普天叛逆。莫或自免。唯覲之心迹清全。獨無所與。太宗甚嘉之。覲之家門雍睦。為州里所重。有五子。名綽者。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覲之每禁之。不能止。及為吳郡。誘綽曰。及我在郡。為汝督之。綽因悉出諸文券。覲之悉燒之。覲之嘗謂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性應恭已守道。信天

任運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命論設為問答備極運命奇偶生殺離合之理咸由前定論者以為達云

鄒氏泉曰孔孟號稱大聖大賢不曰命則曰天而丘明亦稱天之所支不可壞天之所壞不可支彼皆有真見也顧問者不達妄求僥倖徒騁雅道無閑得喪此觀之定命之論所由作也吾人試讀而玩之當知禍福指期識照不能徙吉凶夙著威衛不能防而世人徃徃揣利害策窮通使卜相巫史豫題而逆表以趨避之豈不惑甚也哉

袁粲字景倩蚤以操立志行見知自遇甚厚嘗著妙德先生傳續稽康高士傳以自况太宗嘗於華林園茅堂講周易粲為執經知東宮勤性至孝居母喪毀甚祖日及祥變常發詔衛軍斷

袁元微初桂陽王休範為逆兵難危急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欲死杜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衆將感激出戰賊即平殄粲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徃諮決或高詠對之居負南郭杖策獨遊門無雜客及受遺當樞四方輻輳閑居高卧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順帝即位齊王居東府故使粲鎮石頭粲知齊王功高德重天命有歸然自以身受顧托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迨昇平初沈攸之舉兵齊王自詣粲粲稱疾不見後謀剋印矯太后令率宿衛兵攻齊王事洩竟為齊王軍主戴僧靜所殺

鄒氏泉曰袁粲清標簡貴任屬負圖朝野之望雖隆然未以大節許也及其赴危亡審存戚豈所謂義重於生乎雖不達

天命而其道有足懷者已上抄夫晉稽康見殺于文帝而景
倩亦被戮于齊王妙德之况識者以為讖云

南齊

姓蕭名道成字紹伯是齊太祖至和帝時梁高祖即位

王儉

王僧虔

陸慧暉

沈麟士

王儉僧虔之侄

王儉尊之曾孫僧綽之子也儉有宰相之志物議咸相推許初
仕晉察齊太祖成雄異先於領府衣裾因為其長史及太傅之
授儉所唱也太祖初基制度草創儉識舊事問無不答上嘆曰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今亦天為我生儉也上崩世祖即位省聰
明觀於儉宅開學悉以四部書充儉家及詔儉以家為府十日
一還學監試儉長禮學諳究朝儀每博議證引先儒罕有其例
八座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塗序傍無留

滯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世祖深委
伏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儉寡嗜慾唯以經國為務車服塵素
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為當時所重

秦少游曰史稱王儉嘗謂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
也以愚觀之儉實安之罪人也蕭公雖有異志而謝朓褚彥
回之屬初無從意齊室之建儉實發之至引梁王魯國之事
使臣珥貂所居稱殿何異取大勢以文姦言者安之于晉其
大節如彼如為桓温司馬而惟盡忠王室至屢儉之於宋其
大節如此故曰儉實安之罪人也至於該洽經史明習故事
工詞令妙威儀所謂一時之美一日之長夸汚世而合流俗
者也君子何取焉

王僧虔弘厚退默少交接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
惟跡逾于敬方當器雅過之守會稽有阮佃夫在會下請假東
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倖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
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而去耳僧虔留意雅樂昇明中陳
帝所奏雖微有釐改尚多遺失欲得北國遺樂以補中夏之闕
事竟不行齊世祖朝遷公位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于朝行
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則一門有二台司實可畏懼乃固
辭不拜及儉為朝宰起長梁齊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
入戶儉即毀之履滿思謙處福思下僧虔有馬

泉按僧虔之出為武陵守也兄子儉於中途患疾僧虔為廢
寢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亡兄之衛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

便當回舟謝職無復遊官之興矣推此意也即馬援處兄姪
之間一情不異卸攸之於弟子更逾所生何以加之至于一
齋之過制則又示以不滿又非為姑息之愛者其戒子書有
曰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
議况吾不能為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且即化之後寧知子
弟毀譽事耶凡此皆訓後格言世之席父兄勢者此書不可
不讀也史氏贊僧虔不於此之敦倫刑家者言之而徒以聲
律草隸變理三台者為足稱蓋見其小者云

陸慧暉字叔明清介正立不雜交游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
初應州辟以母老還家侍養十餘年不仕齊太祖輔政除為尚
書殿中郎隣族來相賀慧暉舉酒曰陸慧暉年逾三十婦父領

選始作尚書郎卿董迺復以為慶耶建元以來歷輔五政治身
清肅僚佐以下造詣趣起送之或言長史貴重何自屈曲答曰
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又曰貴人不可輕而賤者可
輕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建武初遷吏部郎
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為用數人而止晏恨之
送伎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曹都令史歷政以來諮執選
事慧曉任已不與語帝遣左右以事詢問之慧曉曰六十之年
不復能諮都令史為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
帝甚憚之後欲用為侍中以形短小乃止

鄒氏泉曰當叔明之謙恭以待僚佐何其抑也乃尚書令之
選補則不從帝左右之誚問則甘退又何其抗也夫遜辭自

沈麟士作玄散賦以
絕世

貶借路求容功名之士大抵皆然而慧曉獨不媚于要近藉
令位居侍中其風節必有可觀者而顧以皮相見置何哉

沈麟士字雲禎少好學家貧織簾誦書手口不息養孤兄子義
著鄉曲或勸令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
履吉先作玄散賦以絕世征北張永為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
聞郡後堂有好山水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為功曹遂謝去昇平
中至永元中詔累徵之並不就麟士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
終老篤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時麟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
手以及故抄寫復成二三千卷時人以為養身靜嘿之所致也
著周易尚書論語孝經禮記春秋老子要畧數十卷以楊王孫
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偽乃自作終制年八十六卒

鄒氏泉曰余展沈麟士傳三四讀脉脉感愴者久之嘆其遭際行誼與余何千載一契也麟士有孤姪數四攝廷翰稚吞苦推甘余之遇其弟子敢後是哉獨不知彼之兄子視余弟子何如人也年踰八十猶抄寫編著無倦業行不改余又竊自附焉誦玄散賦每欲景行坐忘即有休文之推轂吾必以為魚縣獸檻矣

南梁姓蕭名衍字井達是高祖至後梁而陳高祖即位

沈約 江淹 任昉 謝朓 裴子野 江革

沈約字休文少流寓孤貧父太守瑛被誅約潛竄故至此篤志好學晝夜不倦逐博通群籍能屬文奉齊惠文太子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直入見景斜方出永元中梁高祖在西邸與約

約孫衆亦有文詞帝嘗召見令為竹賦上之帝勅報云卿文作翻可謂無忝尔祖約撰宋書一百卷

沈約為郊居賦覽志

按齊建康城平勲業既訖約與范雲贊成帝業天監中久處端揆有志台司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因乞歸老約性不飲酒少嗜慾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為郊居賦以見志云嘗侍讌有妓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座中客不曰惟識沈家令約伏座流涕帝亦悲焉為之罷酒

鄒氏泉曰休文歷仕三代該悉舊章甄兼謝任謝玄暉善為詩自參升工於文臺約名亞遷董梁史以為一代之英偉信矣然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發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云

江淹受詔為齊志

江淹字文通少孤貧好學沉靜少交時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兖州郭彥文得罪繫連繫淹州獄淹獄中上書辭極悲

切景素覽書即日出之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日夜與腹心謀
舉事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少帝初以本官兼
御史中丞多所彈劾時明帝作相謂淹曰宋世以來不復有嚴
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明帝即位永元中崔惠景舉兵
圍京城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平去服其先見東昏
末義師至新林淹微服來奔梁高祖板用之天監初封伯食邑
淹謂子弟曰今之忝竊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正欲歸身
草萊耳凡所著述百餘篇并齊史十志並行於世
任昉字彥昇性至孝幼而好學早知名雅善屬文尤長載筆才
思無窮當世王公表奏莫不請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一
代詞宗深所推挹梁高祖踐阼以吏部郎兼著作天監中守義

與在任清素兒妾食麥而巳及守新安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
杖徒行邑郭民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為政清省吏民便之昉不
事生產至乃居無室宅世或說其多乞貧亦隨復散之親故昉
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昉卒後高祖
使就昉家取之自齊永元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為秘書監
時手自讐校由是篇目定焉所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于世初
昉多所汲引有善已者則厚其声名及卒諸子皆幼人罕瞻仰
之劉孝標為著論有五交三豐之說五交謂勢交賄交談交窮
交量交是也三豐謂敗德
珍義禽獸相若難固易攜讐訟
所聚名陷饕餮貞介所羞是也至今讀之者可以感竦云
梁書姚氏察曰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
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淹能沉靜昉持內行並以

名位終始宜哉。江非先覺，任無舊恩，則上秩頭贈，亦末由也。謝胙字敬冲，幼聰慧，父祖器之，嘗撫其背曰：真吾家千金。父喪，服闋，為表，祭長史，祭簡峻，罕通賓客。時人方之李膺。胙謂既退，祭曰：謝令不死，齊高帝方圖禪代，思佐命之臣，以胙有重名，深所欽屬。論魏晉故事，因曰：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耳。及帝受禪，胙當日在直，且位侍中，當解璽。胙伴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胙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遂朝服，步出還宅。隆昌初，明帝謀入嗣位，胙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建武永明中，每詔徵之，並抗表不應。及梁高祖踐阼，徵胙為侍中，亦不屈。遣使宣旨敦譬，明年，胙輕舟出，詣闕自陳，辭脚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肩輿，詣雲龍門，謝詔固陳本志，不許。固請自還，東迎。

如許之後，敦授以中書監，勉拜受焉。

姚氏察曰：謝胙之於宋代，蓋忠義者歟。當齊建武之世，拂衣止足。永元多難，確然獨善，其疎蔣之流乎。洎高祖龍興，旁求物色，角巾來仕，首陟台司，極出處之致矣。

裴子野刪沈約宋書為宋略三十卷，由是言宋史者以裴略為上。

裴子野字樂原，少好學，善屬文。當時任昉有盛名，遊其門者，昉必相薦達。子野於昉為從中表，獨不至。昉亦恨焉。久之，由參軍遷兼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牒，子野常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子野曰：雖慙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自此免黜良久，終無恨意。子野為文，典而速，不尚靡麗之詞，其制作多法古。與今文体異，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時西北徼外有白題及滑國遣使，莫知所出。子野

引漢故事言白題胡各滑為八滑後時人服其博識普通以來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靜默自守所得俸悉分給外家中表貧乏者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恒苦饑寒居常以教誨為本子姪祇畏若奉嚴君云

鄒氏泉曰阮孝緒嘗言仲尼之門論四科始乎德行終乎文學有行者多尚質朴有文者少蹈規矩故衛石靡餘論可述屈賈無立德之譽若夫憲章游夏祖述回騫體兼文行於裴幾原見之乃余猶惜其末年深信釋氏持其教戒終身嗚呼明道所以喟歎于揚謝也

江革字休映六歲便解屬文與弟觀同生孤貧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中興中

為御史中丞彈奏豪彊一魚所避後被敕隨府王鎮彭城還經下邳為魏人所執魏刺史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時祖暄同彼拘執延明使暄作歌器漏刻銘革罵暄曰卿為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大小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逾苦將加以垂撲革厲色曰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比還朝時武陵王在東州驕縱梁高祖面敕往匡正之王因此耽學好文高祖嘉其稱職革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二為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世以此高之

泉按梁高祖有詔云江革立朝正色臨危不撓可謂知革矣乃手敕曰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耶蓋

謂革不奉佛教也。不知朝賢固多啟求受戒，而革亦精信。因果一承覺意之詩，而受戒亦不後朝賢矣。習俗之移，人信賢者不能自免也。

南陳陳高祖姓陳名霸先

姚察 顧野王

姚察字伯審，幼有至性，不好弄，誦書勤苦，勵精以夜繼日。由是聞見日博，年十三，梁簡文即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及嗣位，尤加禮接。值梁室喪亂，崎嶇艱阻，篤學不廢。元帝時，令原鄉有治行，陳大建中，補東宮學士。于時江惣顧野王、陸瓊、褚玠等皆以才學之美，晨夕娛侍。察每言論製述，咸為諸人宗重。儲君亦深加禮異焉。高宗欲設備樂，付有司。察博引經籍，獨違衆議，據

梁樂為是其不順時，隨俗皆此類。察既博極墳素，尤善人物，至於姓氏所起，枝葉所分，官職姻娶，興衰高下，論無遺失。且澄鑒之職，時人久以梓匠相許。及遷選部，雅允朝望。陳滅入隋，開皇中，勅成梁陳二史。隋大鱗成察冲虛謙遜，不以所長矜人，專志著書，白首不倦，手自抄撰，無時暫輟。尤好研覈古今，認正文字，精采流贖，雖老不衰。在位多所稱引，若非分相干，咸以理遣，盡心事上，知無不為。侍奉機密，未嘗漏洩。且任遇已隆，深懷退靜，貨產每虛，或有勸營生計，笑而不答。所著漢書訓纂等書，並行于世。

鄒氏泉曰：姚察與江惣皆以清標簡貴及辭采之美為通人所推挹。然惣當樞宰，不持政務，日與後主遊宴，後庭當時謂

姚察有漢書訓纂等書

尚論編

之狎客乃察盡心事上廡錫以外一不交通而讀其製表述者
至有德學無前之稱然則學藝優博固二子所同而操行清
脩竟不無軒輊云

顧野王字希馮幼好學長遍觀經史精記默識天文地理著龜
占候蟲篆奇字及丹青圖寫無所不通梁大同中候景之亂召
募鄉人隨義軍援京邑野王体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
殆不勝衣及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
莫不壯之京城陷野王逃與歸義合軍據城拒賊候景平太尉
王僧辯深嘉之使監海鹽縣陳後主在東宮野王為東宮管記
尋掌國史知梁史事與江物姚察並以才學顯著論者堆重焉
野王少以篤學至姓知名在物無過辭失色覩其容貌似不能

言及其勵精力行皆人所莫及其所撰著書幾三百卷

鄒氏泉曰以野王之行誼為東宮官僚後主宜無失德矣而
卒無救於後來荒淫之禍何也蓋自魏正始晉中朝以來貴
臣皆以文學相處罕關庶務文案簿領咸委倭吏至於陳後主
未遑改革故施文慶沈客卿之徒專軍國要務姦黠左道以
衰刻為功自取身榮不存國計其所賞禮之士惟寄情於文
酒危亂不恤以至於亡即野王而在固不能以一本支大厦
之顛矣而况既隕於大建之朝又何以維禎明鼎王之遷

之類矣而亦謂創於大集之博又何以故耶
博而論不鮮以至於一也王而論不鮮以至於一也
京師而論不鮮以至於一也其所以論不鮮以至於一也
六書對策始於文選其後有文選對策之類其所以論不鮮以至於一也
百官公文學士國子監中興初文選對策始於文選其後有文選對策之類其所以論不鮮以至於一也
卒無姓公對策始於文選其後有文選對策之類其所以論不鮮以至於一也

尚論編卷之十一

古吳常熟澗谷間人嶧山鄒泉子靜甫輯著

北魏拓跋善見拓跋炬寶

崔浩 高允 崔亮

崔浩字伯深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覽弱冠上
書道武魏主拔珪也道武常置左右自朝廷禮儀優文策詔軍國
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為雅說不長屬文而留心于制度科律及
經術之言性不好莊老之書曰袁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從幸
西河太原下臨河流傍覽川城慨然有感遂與同僚論五等郡
縣之是非考秦皇漢武之遺失時伏其言浩正直太武左右忌
之共為排毀帝雖知其能不免群議故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

召問焉。他日勅諸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行。」浩有鑒識，以人倫為己任。明元大武之世，徵拔海內賢才，至於禮樂刑政，皆歸宗於浩。神麿中，詔浩及弟覽等共參著作，叙成國書三十卷。著作令史閔堪等素諂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并勅浩所著五經，浩贊成之。景穆善焉。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路衢，北人咸相忿毒，相與構浩于帝。帝大怒，使有司案浩。浩服受賂，誅併夷五族。

鄒氏泉曰：史稱崔浩自比子房，且謂稽古過之。迺秦少游言

浩曾不及荀賈。譎傲謀帷幄時人子弟莫知續何敢望子

房也。蓋高帝用子房之謀，棄咸陽，還定三秦，滅項羽。太武用浩亦取赫連昌，破蠕蠕，平沮渠。惠帝得不廢本子房之謀而

太武為國副主，亦自浩發之。伯深子房之迹，豈不相似哉！顧

子房無智名勇功，而浩所撰圖書，至鏡石道傍，則足以殺其

身而已。雖然，明元太武之際，遇深勤茂，末途之禍，豈烏盡而

予藏將。陰害之貽禍也。浩嘗害不然何斯人而遭斯酷乎

高允字伯恭，少孤，夙成，有奇度，性好文學，博通經史。曾作塞上

公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神麿中，帝勅允以經授景穆太子。

頃勅允集天文災異事類，相從約而可觀。帝覽而善之，曰：「高允

之明災異，豈臧崔浩乎？」及文成即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

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多此類。允

在朝，帝禮敬甚重。晨出暮入，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帝嘗

謂群臣曰：「高允真忠臣，朕有是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

者皆侃侃論說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異日上
代都賦因以規諷論者以為二京之流初允與游雅同業相友
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
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餘年未見是
非愠喜之色不亦信哉正光中以疾告歸孝文時復徵之詔允
議定律令雖年漸期頤而志識無損猶心存舊職談說舊事了
無所遺卒年九十有八

鄒氏泉曰史氏論伯恭踐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
忘身濟難卒悟明主保已全名有魏以來斯人而已信乎乃
崔伯深則言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
殆不然也方國書之詔責伯深聲嘶股戰不能一言而伯恭

辭義清辯至人主為之動容宗愛任勢召百司於都坐莫不
望庭畢拜而伯恭獨升階長揖可不謂矯矯風節乎伯深之
言固漏之於形外也且其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
無譴咎始與允同徵士多至通官封侯而伯恭為郎二十七
年不徙貴臣之門並羅列顯宦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忠謹
廉退如此宜其光寵四出終享百齡也

崔亮字敬儒家貧傭書自業時李冲當朝任事亮從兄光往依
之謂亮曰往託李氏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饑寒安可
獨飽自可觀書于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冲聞以此敬之高祖在
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以亮才望兼允徵亮為吏郎參選事
廉慎明決後列顯任其妻不免親事春籟高祖嘉其清貧世宗

遷都之後經畧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立條格
歲省萬計又議脩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賴焉亮性公清敏
于斷決所在並號稱職三輔服其德政及為吏部尚書值羽林
新害張彞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負既少應選者
多亮乃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後甄琛
等踵而行之魏之失才自亮始也

鄒氏泉曰敬儒峭整清徹當其少時不屑看人眉睫已為李
冲所知賞及領御史中尉廣平王懷恃親使忿欲陵突亮亮
正色責之即起於在宗前脫冠辭出其風節可槩見然外雖
方正內亦承候時情故神安被遇受其囑請而引其弟劉騰
擅權令妻傾身事之亮妻為魏史謂其頻年之中名位隆赫

由此遂為識者所譏然則士之立朝不借託人與不受人借
託者蓋賢者猶難之與

北齊高洋高殷高演高湛高緯高恒

楊愔 辛術

楊愔字遵彥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愔從父昱特相
器重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
千里外魏正光中隨父之并州性既恬默又好山水遂入晉陽
西懸甕山讀書永安初乘輿失守扈從達建州以世故未夷謝
病隱嵩山及家亡國破潛窟累載屬齊神武高至信都遂授刺
棘門便引見贊揚興運陳訴家禍神武為之改容時霸圖草創
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愔出及韓陵之戰愔每陳先登朋僚

楊愔取人似貧士
市瓜取其大者

咸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為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後神武
寵遇之至尚主封王濟南嗣位任眷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
推誠体道時無異議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為已任然取
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為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
愔聞不以屑意自天保五年已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
焉文宣之大漸也卿神以常山長廣二王位地親逼深以後事
為念愔與高歸彥燕子獻等受遺詔輔政後愔與子獻等議出
二王為刺史以帝仁慈恐不可所奏乃通啟皇太后具述安危
太后以示宮人李昌儀昌儀密啟太皇太后太皇太后讓帝曰
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兒次及我爾何縱之帝曰任叔父處分遂
皆斬之愔既死以趙彥深代揔機務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

里殺騏驎而策蹇驢可悲之甚

鄒氏泉曰遵彥自尚公主居大位門絕私交輕貨財重仁義
性復慎畏恒若不足每聞後命愀然变色其履滿可謂有道
矣乃至忠而獲罪何也失之於不察而疎也高歸彥反覆之
輩與之共計而議出二王至與皇太后婦人謀之遂至昌儀
之洩以及于難語曰門有倚禍事不可不密墻有伏寇言不
可不慎信哉

辛術字懷哲少明敏有識度文襄嗣事時為上客武定中侯景
叛術經畧淮南文宣勅術諸有犯法者刺史先啟聽報以下先
斷後表聞齊代行臺兼揔人事自術始也睢州刺史及所部郡
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資財盡送術三辭不見許

術乃送詣所司不復聞刑邵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為吏部文宣嘗令術選百員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謗讚其所旌擢後亦皆致通顯術清儉寡嗜愆勤于所職未嘗暫懈臨軍以威嚴牧人有惠政少愛文史晚更脩學及定淮南凡諸資物一毫無犯唯大收典籍及名畫書法俱不上王府盡入私門寡慾之素竟為玩好所奪焉

泉按齊自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文襄少年高朗所弊者疎袁淑德沉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辨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辛術性尚貞明取士以才畧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術最為

折衷此當時所以甚為稱舉也然自還朝以後頗饋遺權要物議以此少之

北周字文覺 宇文毓 宇文邕 宇文贇 宇文贇 宇文闡

蘇綽 泉企

蘇綽字令綽少好學博覽群書以從兄讓薦太祖綽字文召為行臺郎中臺中咸稱其能異日太祖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召綽問西漢故倉地具以狀對太祖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太祖益喜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治道太祖卧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太祖乃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自是參典機密寵遇日隆太祖方欲

革易時政務弘疆國富民之道。綽因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四一擢治心二敦教化三墾地利太祖又欲單文字浮華之弊。因魏帝祭廟，群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有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卹民，弗惟逸念之語。綽性儉素，不治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為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治道。太祖亦推心委任焉。綽嘗謂治國之道，當愛民如慈父，訓民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卒於位。

鄒氏泉曰：自有晉之季，入南北朝以來，強弱互為吞滅，君臣自相篡取，切務為苟且。故時政既漸致弛，解文章亦競為浮華，敝也久矣。周太祖提劍而起，頓欲創革二弊，令綽奉行。

之六條詔書，群臣大誥，宛如三代之遺焉。終能修廢墮而施約法，變靡麗以為典雅，以至風移俗易，內親外附，令綽之力為多。昔人有言：弓之高下者，抑舉瑟之不調者，更張承敝之國，其君臣之際可不講哉！

泉企字思道，世雄商洛，襲本縣令。九歲喪父，哀毀類於成人。服闋，襲爵。年十二，鄉人率眾詣州，請企為縣令。時選部以企年少，未堪宰民，魏宣武以企向成立，且為本鄉所樂，遂依所請。企雖童幼而好學恬靜，百姓安之。後多破賊功，除雍州刺史。收治部民，民楊羊恃勢害人者，自此豪右屏迹。吏民懷服，性又清約，纖毫不擾于民。在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以自給，志尚廉慎。每除一官，憂見顏色。魏孝武初，齊神武專政，魏帝有西顧之心，委企以

山南之事再守上洛高敖曹率衆圍逼州城企拒守旬餘矢盡援絕城乃陷焉企謂敖曹曰泉企力屈志不服也被執戒于元禮仲遵曰汝等致力本朝吾無餘恨不得以我在東遂虧臣節也尋卒于鄴元禮與仲遵感父言潛與亳右結託率鄉人襲州城斬杜窋窋為齋齋齋齋朝廷嘉之在襲洛州刺史從周太祖戰於沙苑為流矢所中遂卒仲遵襲爵歷官之處皆以清白見稱鄒氏泉曰泉企出自巴夷長於山谷乃自其駒齒未落已類於成人及髫年則已堪宰民本州之人皆安之至臨難慷慨綽有人臣之節儻古人所稱仁義無常蹈之則為君子者非耶元禮仲遵聿成父志於企所誠忠孝之道不可兩全者蓋萃于一門歟

隋高祖姓楊名堅受周禪至恭帝王世克篡而弑之

高頴 蘇威 牛弘 許善心 房彥謙 堯君素

高頴字昭玄隋高祖得政素知頴彊明又習兵事多計畧引為心膂尉迥起兵頴自請行擊之既受命便發遣辭毋云忠孝不可兩兼歎歎就路破平尉迥自是任寄益隆高祖受禪頴深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蘇威上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尋復位高祖嘗問頴取陳之策頴言漸盡其財力以散之高祖用其策陳人始困及陳平晉王廣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頴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而高祖親禮逾密後太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立之意頴長跪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上默然而止獨孤皇后知勇不可奪陰欲去之

帝信獨孤皇后
言廢太子勇

屢有間言上遂欲成頽之罪矣頽之有上頽陰事者因除名為
民煬帝即位即晉多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頽甚病之上
以頽謗訕朝政誅頽頽有文武大畧明達世務及蒙任寄之後
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為己任及被誅天下寃之所有奇
策密謀及損益時政頽皆削彙世無知者

蘇威字無畏常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仕陳隋高祖之為丞相
也威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高祖請追之高祖曰此不欲預吾
事且置之及受禪徵威威奏戒賦役務從輕典上從之漸見親
重與高祖參掌朝政同心協贊隋承戰爭之後憲章踏駁上令
朝臣釐正舊法為一代通典多威所定世以為能威子夔少有
盛名引致賓客士多歸之後議樂事與何妥不協妥患之遂奏

蘇威獨獻尚
書一部

威與盧愷等共為朋黨免官旋命通籍煬帝嗣位以威先朝舊
臣漸加委任時楊玄感反帝懼問威威見勞役不息百姓思亂
以漸成亂階諷之帝常問侍臣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
足為虞問威威曰臣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不悅而罷尋屬
五月五日百寮上饋多以珍翫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爾
不平後為裴蘊虞世基所間除名不復用威自以隋室舊臣遭
逢喪亂所經之處如李密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唐
秦王世平王充坐於東都閭闔門內威請謁見秦王遣人數之
不許

鄉氏泉曰昭玄早預經綸無畏首膺旌命以至叅謀帷幄同
心協贊任遇榮寵大畧相等及其寃也昭玄屬高祖將廢儲

宮由忠信而得罪遠煬帝方逞浮侈以忤時而受戮史氏以
為若使遂無猜覺足以方駕蕭曹矣蓋惜之也乃無畏雖知
無不為而体非弘曠穠惡碎題也章君弒國亡見李密王充
皆拜伏舞蹈此秦王使此其節概為何如二子之優劣必有
分矣

牛弘字里仁性寬裕好學博聞在周專掌文翰開皇初授秘書
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大畧言經書自仲尼已

後迄于當今年喻千載數遭五厄秦焚書一厄也王莽末張安

又西帝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無帛皆取為惟囊所收裁七十餘乘

覆滅從而失墜四厄也魏文德之書興集之期屬膺聖世

之語於是下詔獻書一部齊集一尺一二年間篇籍稍備又請

依古制修立明堂及詔正定新樂弘各上議事在禮志音律志
時高祖又令弘與朝臣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
衆咸推服之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弘於斯須之
間悉備楊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榮寵當
世煬帝嘗引入內帳對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
皇太后賜以同席飲言而敏於行大業之世委遇彌隆性寬厚如妻謂弘叔射殺牛
見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
不及唯弘一人而已子方裕與裴虔等謀逆誅

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談雅之風懷曠遠之度
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綢繆省
闡三十餘年夷險不踰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

激之不清。混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子實不才。崇基不構。干紀犯義。以墜家風。惜哉。牛宏不惟隋之一人而南北諸臣不能有也

許善心字務本。多聞默識。為當世所稱。陳禎明中聘於隋。遇隋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留繫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哀服號哭。藉草東向三日。勅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善心朝伏泣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是我誠臣也。後有神雀降於含章闈。高祖召百官賜燕。告以此瑞。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有瑞者符也。明主之休徵。雀者爵也。聖人之大寶等語。于時祕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倣阮孝緒七錄。更製七林。各為摠叙。又區分其類別焉。又奏正定經史。錯謬仁壽。初與牛弘議雅樂。高祖崩。煬帝嗣位。以腹心

委大將軍宇文述。述每旦借本部兵以供私役。被劾。付議。善心論其姦狀。後數月為述所譖。又諷御史劾之。會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其年復徵用之。初善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歿。善心述成父志。脩續成書。化及弒逆之。即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化及遣人執至朝堂。隨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之。罵云。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遜。其黨輒牽曳。遂害之。善心母范氏時年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死。許善心哀服號泣。藉草東向。思舊君。可謂至矣。而作頌何哉。于此不無遺

鄒氏泉曰。余讀許善心傳。嘗怪以彼其懷舊君。何至為隋高祖作神雀頌。以獻諛也。及觀其拒兄子弘仁之言。不肯隨謁

化及。即執入被釋。又不舞蹈而出。以至慷慨赴死。高祖所謂

即是我誠臣者不虛矣。毋范撫樞之言。足稱賢烈。所以範子者。夙有家訓哉。

房彥謙子玄齡孫遺愛

房彥謙通五經。解屬文。雅有詞辯。風槩高。人為齊州刺史。主簿時。禁網踈闊。州郡之職多縱弛。及彥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及周師入鄴。彥謙痛齊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匡輔。事未果而止。齊亡。歸于家。及隋高祖受禪之後。猶誓無仕心。刺史常藝固薦之。不得已。應命。後為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為慈父。使者察州縣長吏能否。以彥謙為第一。煬帝嗣位。彥謙以王綱不振。遂去官。隱居不仕。會置司隸官。彥謙以公方宿著。徵授司隸刺史。彥謙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當之者。曾無怨言。大業中。隋政漸亂。朝廷靡然。莫不

變節。彥謙直道守常。介然孤立。頗為執政者所嫉。出為涇陽令。卒。初。隋平陳之後。論者咸云。將致太平。彥謙私謂所親李少通曰。主上忌刻。不納諫。爭太子卑弱。諸王擅威。方憂危亂耳。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其言皆驗。

泉按彥謙居家。每子姪定省。常為講說督勉之。資產素殷。務存素儉。嘗從容獨咲。顧謂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其子玄齡克遵父志。又集古今家誡書為屏風。令諸子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義方之訓。奕葉相傳。乃玄齡之次子遺愛。顧誕率不學。竟以反誅。遺愛尚高。煬然則子孫之不肖。固有祖父所不能必者。紘君素事煬帝。于為晉王時。大業未從。屈突通拒義兵于河東。

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

通以君素有膽畧署領河東守及通軍敗至城下呼君素謂曰卿當早降以取富貴君素答曰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國祚隆替懸之於公柰何不思報効以至於此通慙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為木鷲置表於頭具論事勢浮之黃河公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前後有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為陳利害唐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時百姓皆隋日久及逢義師人有息肩之望然君素善于統領下不能叛歲餘知江都傾覆又食絕男女相食衆心離駭遂為左右所害唐太宗朝詔褒之有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之語贈蒲州

刺史

堯君素贈蒲州刺史

泉按君素之守河東也時唐義旗所指莫不響應而江都傾覆已不可支乃君素獨守孤城至於行李斷絕男女相食而猶不肯變志徒以藩邸舊臣大義不得不死耳此君素語夫至於知事之必不濟而堅持歲餘要在守死而不易即天之所廢人不能與有所不計斯其無所為而為義而又果毅以致之視彼烈士狗名慷慨赴死於一時者又有加焉疾風勁草堯素真無愧矣

屈突通仕隋勁正秦王西入通率兵援長安為劉文静所破或說之降通曰吾荷隋厚恩事二主安可逃難獨以死報國耳遂被擒已見帝曰忠臣也厚遇之弟屈突蓋子屈突壽蓋為長安令時人語曰寧食三斗艾不

見屈實蓋寧食三斗意不逢屈實通

尚論編卷之十二
右吳常熟澗谷間人嶧山鄒泉子靜甫輯著

尚論編卷之十二

唐

右吳常熟澗谷間人嶧山鄒泉子靜甫輯著

房玄齡

杜如晦

魏徵

王珪

馬周

李綱

李大亮

戴胄

蕭瑀

虞世南

虞荔子

孫伏伽

長孫無忌

褚遂良

裴行儉

附子光庭

婁師德

徐有功

狄仁傑

張柬之

敬暉

桓彥範

崔玄暉

袁恕已

薛季昶

附

姚崇

宋璟

蘇頌

張說

張九齡

韓休

張嘉貞

李勉

李光弼

尚論編

卷之十二

郭子儀	房瑄	李泌	楊綽
崔祐甫	柳渾	李晟	馬燧
瑄瑒	楊炎	劉晏	李絳
李吉甫	陸贄	樞德輿	杜黃裳
崔群	杜佑	裴度	白居易
元稹	陽城	柳公權	李德裕
溫造	韋處厚	鄭覃	劉蕡
鄭畋	韓偓 <small>已上</small>	安金藏	段秀實
顏真卿	顏杲卿	張巡	許遠 <small>已上</small>
元德秀	陸龜蒙 <small>已上</small>		

房玄齡父彥謙
子遺愛後以反誅

房玄齡字喬表一字幼警敏貫綜文籍善屬文開皇中天下混一
皆謂隋祚方永玄齡密白父曰視今雖平其亡哇可須也及中
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志太宗以燉煌公狗渭北杖策上謁軍
門一見如舊每從征伐獨收人物置幕府王嘗曰漢光武得鄧
禹門人益親今我有玄齡猶禹也玄齡引杜如晦協判大計太
宗即位第功班賞玄齡功第一位宰相積十五年女為王后男
尚主自以推寵隆極累表辭位詔不聽會伐遼留守京師詔曰
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矣晚年多病上疏討高麗帝曰是
已危掇尚能憂吾國事乎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問親握手
與訣卒玄齡當國夙夜勤疆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善
若已有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法處令務為寬平不以

已長望人取人不求備貞觀末帝嘗在翠微宮以李繡為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繡為尚書謂何曰惟稱繡好鬚魚他語帝遽改太子詹事杜如晦字克明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太宗為秦王時府屬多外遷患之以房齡言因表如晦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秘方多事裁處無留僚屬共才之莫見所涯後與玄齡共掌朝政引士賢者下不肖咸得職卒年四十六帝哭為慟詔虞世南勅文于碑使言君臣痛悼意如晦方為相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容典率二人討裁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也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云

贊曰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隋攘群盜天下已平用玄齡如晦輔政興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朴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之蹟逮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効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如晦雖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欵則謨謀果有大過人者方君明臣良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勛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彼揚已取名瞭然使戶曉者蓋房杜之細耶

魏徵字玄成少孤落魄棄資產不營有大志通貫書術隋亂詭為道士後從李密來京師久之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為書與李勣勣遂定計歸唐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建早為計太子敗王責謂曰爾閱吾兄弟柰何荅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及王即位日益親或引卧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忝遇乃展蓋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凡通鑑所載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為光華典冊具或言許聘矣徵諫曰今鄭已約婚陛下取之豈為人父母意帝痛自咎即詔停冊為侍中尚書省滯訟不決者詔徵平治徵素不習法但存大体處事以情人人悅服帝嘗問群臣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徵可比帝曰徵蹈履仁義

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徵狀貌不逾中人有志膽每犯顏進諫雖逢帝甚怒神色不從而天子亦為霽威議者謂賈育不能過嘗上冢還奏曰向聞陛下有闕南之行既辦而止何也帝曰畏卿遂停耳始喪亂後典章湮散徵奏引諸儒校集秘書國家圖籍粲然完整徵亡帝思不已登凌煙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聞者媚之毀短百為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嬖人遂指為阿黨又言徵嘗錄前後諫諍語示史官褚遂良帝滋不悅乃停叔玉婚而仆所為碑顧其家衰矣遼東之役高麗韃韃犯陣李勣等力戰始破之軍還帝悵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耶即召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復立碑恩禮加焉五世孫暮為宰相議事天

子前謹切無所回畏。宣宗嘗曰：「謇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悼之。」
鄒氏泉曰：「孫之翰論魏公諫諍，曰：『魏公以忠直稱于五歷，數
百年而名愈高。』李翱論脩史之法，則曰：『假如作魏公傳，但記
其諫諍之詞，足以為正直。』是魏公真得諫道，其言足傳信矣。
然未足以究魏公始終為國之心也。夫當魏公之濱死，而帝
之悲慙流涕，以問所故也。魏公直對曰：「釐不恤綿，而憂宗周
之亡，此其忘身為國之心。蓋至死不貳，彼柳芳稱徵死，知不
知莫不恨惜，以為三代遺直，肯效言乎？」謇之論議挺挺，綽有
祖風。然魏公身沒，未幾猜譖遽行，而謇亦以剛正為令狐綯
所忌，謫罷之。語云：「佞邪亂忠信。」夫

王珪字叔玠，性沈澹，志量隱正，交不苟合。高祖入關，以李綱薦

廬江王瑗，唐之宗室

署世子府事。建成太子見誅，太宗召為諫議大夫。珪推誠納善，
每存規益。帝信任之，遷侍中。它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廬江
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亡乎？」
珪避席曰：「陛下知廬江之亡，其姬尚在，竊謂陛下以為是審知
其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帝嗟美其言。珪嘗坐漏禁，近語左補
外，俄召拜禮書。兼魏王泰師。王見之為先拜，珪亦以師自居。王
問珪何以為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
思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王曰：「願聞所習。」珪曰：「漢東平
王蒼稱為善最樂。願王志之。」帝聞喜曰：「兒可以無過矣。」子敬直
尚南平公主，是時諸主下嫁，未嘗行見姑舅禮。珪曰：「主上循法
度，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

坐堂上主執筭盟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始者備婦禮本于
珪珪少孤且貧人或饋遺初無讓及貴厚報之雖已亡必酬贍
其家性不苛察臨官務舉綱維去甚不可者至僕妾亦不見喜
溫奉寡嫂家事咨而後行教撫孤姪雖其子不過也宗族匱乏
周卹之薄於自奉獨不作家廟四時祭於寢世以儉不中禮少
之子遺直後坐交皇太子承乾徙嶺外

泉按李德裕論王珪對太宗納廬江美人曰妖美之色蠱惑
當世之君使其骨肉相殘以壞于內君臣相疑以敗于外危
亡之兆鮮不由此史蘇所謂必有女戎妹喜妲己褒姒是也
史蘇言之詳矣今不復論是以晉獻得驪戎佚女太子有雉
經之酷禍及三世符堅納慕容弟秦宮有鳳兮之謠敗於

五將將山嵒於梁武取東昏所幸幾至亡國隋文嬖陳主之
妹終以殞身此皆禍敗之著明者也又夏姬入荆子反疲於
奔命吳人始叛楚矣吳嬪至晉丑祖怠於為政戎狄乃亂華
矣所以王珪規廬江美人正言納說可謂識微之士明於禍
福矣

馬周字賓王少孤家窶狹嗜學資曠萬鄉人以無細謹薄之武
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恕數咎讓周乃去後入閔客
汴為俊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至長安舍中郎將何家何
對上言所條事乃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趣召與
語大悅周上疏大畧言大安宮上皇所居宜營雉堞門觀以稱萬方
之望及太上皇留熱處而陛下走涼處時帝欲幸九溫靖之道

臣所未安。宗室功臣宜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有材行。隨器而授。自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嘗親事。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帝善其言。又言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為子孫立萬世之基。百姓咸怨。以今營為者。多不急之務。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寵遇過厚。縣令刺史頗輕其選。所以百姓未安。帝稱善。周善敷奏。梳辨明銳。動中事會。裁處周密。時譽歸之。帝曰。我慙不見周。即思之。嘗以飛白書賜周。曰。鸞鳳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周病消渴。連年至疾甚。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為也。

贊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

於朝。明習憲章者。非王佐才疇。以及茲。其自視與樂嚴鈞。滑亦何以異迹。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間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傳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哉。

李綱字文紀。少慷慨尚風節。初仕周時。楊素蘇威用事。綱据正。不諛迎隨。素等憾之。唐高祖平京師。綱上謁。帝嘗擢舞工安叱。奴為散騎常侍。綱諫之。及在東宮。太子建成游溫湯。綱疾不從。有進魚者。太子使膾之。唐儉趙元楷自言其能。太子曰。操刀膾鯉。公等善之。若弼諧審諭。固屬綱矣。後太子寢狎魚。賴猜間朝。廷綱頻諫。不見聽。遂乞骸骨。帝罵曰。卿為潘仁長史。賊帥何潘仁。為而羞朕尚書耶。綱頓首曰。潘仁賊也。志殘殺。然每諫輒

止為其長史固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水內石敢必
為尚書乎且臣事東宮東宮又與臣忤是以上印綬帝謝曰知
公直幸卒輔吾兒貞觀中復為少師上每聽政必詔綱與房玄
齡王珪侍坐嘗言曰託孤寄命古人所難綱以為易故發言陳
事毅然不可奪

泉按唐史言李綱在隋宦不進筮之得鼻筮人曰君當為卿
輔然待易姓乃如志仕不知退折足為敗故綱雖顯於唐數
稱疾辭位然余觀其面對太宗上書太子皆抗言無諱豈以
仕故惟折足之慮如筮人之言哉史氏非知綱者矣

李大亮有文武才畧初仕隋唐高祖入關大亮自歸有降賊擊
反之功貞觀初為涼州都督嘗有臺使見名鷹諷大亮獻之大

亮密表之太宗報書出所御胡瓶賜之又賜荀悅漢記曰悅議
論深博極為政之休公宜繹味之嘗請停招尉省勞役及破吐
谷渾拜右衛大將軍兼右衛率太子官屬又兼工部尚書身三職宿
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在我得酣卧帝幸洛陽詔副
玄齡居守玄齡稱有王陵周勃節可倚大事

泉按大亮嘗以張弼脫其死弼李密將也擒大亮及貴念有
異而釋之遂定交以報之時弼匿不見大亮求之不能得一日識諸途持弼泣
悉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乃言于帝曰臣及事陛下張弼力
也願悉臣官爵授之帝為遷弼中郎將代州都督當時皆賢
大亮而多弼不自伐云

戴胄字玄徹性陸正幹局明疆隋朝守武牢太宗為秦王時攻

授之引胄為府士曹參軍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
胄清直其人哉即日命胄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
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當無忌贖胄曰不然校尉緣無
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得獨死由是與校尉俱免時選者
盛集有詭資蔭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得
者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卿賣獄耶胄曰陛下登殺之猶言當
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帝從其言後拜諫議大夫與魏徵
更日供奉杜如晦遺言請以選舉委胄由是檢校吏部尚書然
好抑文雅獎法吏時以寡學為訾

鄒氏泉曰玄胤為大理犯顏據正者數矣參處法意至拆秋
毫及為令僕長于操決無宿疑議者美其振職謂武德以來

殆無其輩獨張唐英論胄對太宗言陛下當即殺之犯張釋
之之失以為為君者用法不必慎為臣者用法須慎至引王
子雍輕於為君重於為臣之言以深病之似亦太過蓋法者
布大信于天下詔旨特一時喜怒所發玄胤固論太宗忍小
忿以存大信也言有初若詭正而反之於道者此類是歟
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愛經術善屬文性鯁急鄙遠浮華
嘗以劉孝標辨命論詭悖不經乃著論非之以為人稟天地而
生謂之命至吉凶禍福則繫諸人今一於命非先王所以教人
者通儒劉頤言葛穎歎曰是足鍼孝標膏肓矣唐高祖入京師
招瑀挈郡自歸時瑀為河署秦王府司馬武德初遷內史令高
祖委以樞筦瑀自力孜孜抑過繩遠無所憚上便宜每見納用

久之遷左僕射。貞觀初，房玄齡、杜如晦新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無少望，乘罅切諫，辭旨疏躁。太宗怒，廢于家。俄復用之。納瑀言，始議封建。坐與陳叔達忿爭御前，不恭免。歲餘復起。旋參預朝政。瑀論議明辨，然不能容人短。玄齡等小過，瑀即痛劾，不報。由是自失。後復參預政事。帝嘗曰：武德季，太上皇有廢立議，願朕挾不賞之功于昆弟，弗見容。瑀於爾時，不可以利休死，惧真社稷臣也。瑀每燕見，輒言玄齡輩朋黨盜推，帝為曉解。瑀以帝有所偏信，帝積久亦不平。瑀好浮屠法，間請舍家為桑門。帝許之矣。復奏自度不能為，又足疾不入謁。帝曰：瑀豈不得其所耶？乃詔奪爵，未幾復其封。卒。太常謚曰肅。帝以其性忌，改謚貞編。鄒氏泉曰：呂溫贊瑀有云：從容而言，社稷遂安。持誠秉忠，光

輔二君，耿介絕倫，為唐貞臣。諒哉！乃玄齡等心知其是而不用其言。瑀彌怏怏，自是屢起屢罷。此雖瑀之褊躁有以致之。然人臣執政，欲成就太平之功，最不可使逆意者。枯槁遂躡哥奴輩，箝天下之口，而自任於是。國家之政有蔽而不通者矣。此論余得之張唐英為嘗其旨云。

虞世南性沈靜寡欲，與兄世基俱名重當時。議者方晉二陸，然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贍博不及也。隋煬帝愛世南才而疾其峭正，弗甚用。世基佞敏，得君曰貴盛，妻妾被服擬王者。而世南躬儉約，一不改。高祖武德中，為天策府官屬。及太宗踐祚，時世南已衰老，屢乞骸骨，不聽。世南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帝因災異，遣使賑飢，原獄及裁抑山陵，禁止畋獵。

虞世南世基時人
方之二陸世南嘗
學書于浮圖智永

大抵從世南諫也。帝嘗作宮體詩，使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耳。」常命寫列女傳于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世南既卒，帝為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嘆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耶？敕褚遂良即其靈坐焚之。

泉按唐太宗稱世南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辭，五曰書翰。世南卒，嘗手詔魏王泰曰：「世南于我，一捨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跡其見蔡于君者，若是則當時學士之選，豈惟卒梁陳書通姓氏學如姚李偏才輩不能企及？即所稱王佐才負大節者，亦不得而班焉。然世南於文辭書翰涉而

不存，觀其不和宮體詩，亦可概見。獨其中抗烈其論，持正則於德行忠直，真有足稱者。至其糾合群儒，旁求百代，使有唐明備禮樂為一代法，又自博學中來云。

孫伏伽始仕隋唐。高祖武德初，上言三事，一言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難，併諸獻鵠獻琵琶獻弓矢，竝被賞賚。二言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稱，以衣妓工，待玄武門遊戲，請竝廢散妓，以復雅正。三言今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不可不擇。後請釐損重斂，悉原賊黨，表置諫官。帝皆欽納。太宗即位，數出馳射，伏伽諫之。帝悅曰：「卿能言朕失，朕能改之。」後坐奏囚，失免官。起遷大理直司農罪久之，出為刺史。張玄素亦初仕隋，太宗即位，問以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以陛

下神聖跡所以危鑒所以亡日慎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曰善有詔發卒治洛陽宮殿且東幸玄素上書言五不可至以為其過甚於煬帝即詔罷役時太子承乾事游畋不悅學久不見賓友玄素職庶子數裁正之且曰宮中所見止婦人不知如樊姬等可與益聖德者幾何太子諱其切夜遣戶奴以騎搗狙擊危脫死後太子醜德日聞玄素又上書言甚切直太子怒遣刺客伺之會宮廢玄素坐除名為民

鄒氏泉曰胡氏言太宗勉勉納諫可為百王師法繼言魏徵既死則直言罕聞以為太宗德益衰而志彌怠以余觀於孫張之不得致位通顯至見出除名諒哉言乎蓋太宗既踐祚伏伽最先諫太宗欲盡下情故不次見拔以示群臣唐書比

臣下仇然獻忠則多所觸忌而不無隱忤矣伏伽安得久居內乎彼承乾之惡性習既成而歸責玄素其何救哉噫此士壘所以辭不能傳太子也

長孫無忌為許敬宗所害投繯卒

長孫無忌字輔機性通悟博涉書史從秦王征討有功皇太子建成毒玉無忌與房玄齡等定計討難平之王為皇太子即位無忌功第一帝以無忌皇后兄又少相友眷倚日厚或有言無忌權太盛者無忌亦自惧貴且危又高士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嫌議者謂天子以私后家帝曰以無忌兼文武兩器故相之耳無忌猶固讓帝又思所與共艱難賴無忌以免作威鳳賦以賜且况其功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無忌定議遂以無忌為太子太師帝又欲立吳王恪無忌密爭止之帝疾甚無忌

與褚遂良入受詔帝顧遂良曰我有天下無忌力也爾輔政勿
令讒毀者害之高宗即位欲立武昭儀為后無忌固言不可許
敬宗數勸之無忌厲色拒折后竟立以無忌受賜而不助已銜
之帝嘗密以宝器錦帛十餘車賜元忌又幸其第擢三子敬宗揣后指陰使李奉節上無
忌家事又請逮捕又力請帝殺之遂置黔州後覆按反獄即黔
州暴訊無忌投繯卒上元中追復官爵

泉按范祖禹論高宗欲立武后先官無忌妾子又重賂以悅
之非德賞也而無忌受之遂無以格其非心而靡所見憚卒
使武后怨其受賜而不助已姦臣得以入謀以為無忌不學
亦覈論也然無忌親則元舅位則三公許國之忠誠亦懇至
一姦人讒之不自臨問遂竄遐裔此非不知無忌之非辜正

褚遂良徒貶卒

款以快嬖后之意也夫天以女戎間唐卒使牝味鳴晨祚移
后家無忌之死又何怪哉

褚遂良字登善博涉文史工隸楷太宗嘗歎曰虞世南死無與
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帝將有事太山至洛陽星孛
太微犯即位遂良以天意未合詔罷封禪時魏王泰禮秩如嫡
群臣未敢諫遂良承帝問方今所急曰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
又諫皇子未冠者外任都督刺史可且留京師養成德器帝皆
嘉納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為嗣遂良諫曰陛下以
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
能因定策立晉王為皇太子帝寢疾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爾
毋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即位將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

為不可詳與李勣異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尋徙貶之遂良內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上表乞哀帝不省歲餘卒

張唐英曰論者謂遂良陷殺劉洎後亦流貶蓋其報應非也夫洎因爭飛白書不顧簾陛之分輒登御床又對太宗尚款

親誅大臣而太宗戒以不密至是見上不豫忽發伊霍之言固必有之後史臣從而書洎子訴父之言以為遂良所誣耳

非真遂良誣之也然遂良所可責者止可奏於上令削其官爵不可不救而令賜洎死也茲可罪也

鄒氏泉曰余讀唐史見遂良既卒之二年許敬宗李義府奏長孫無忌逆謀皆遂良驅煽乃削官爵二子流愛州殺之每

重歎高宗之昏懦也夫無忌與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

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高宗亦賓禮老臣拱已以聰綱

紀設張矣一牽于武后而檢夫遂為陰圖以陷忠良自是廷

臣結舌而政歸房閹幾至斷喪唐室姦鋒之禍一至此也然

思古之謚議銅山之露布公論不混誣忠者可惧哉太常博士袁

裴行儉字守約舉明經高宗將立武昭儀行儉以為國家憂從

此始矣麟德中典選始設長名榜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資

擬高下為故事上元中嘗平都支遮匄帝親勞宴曰行儉提孤

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禽夷可謂文武兼備矣其兼授

二職禮部尚書兼調露初降突厥伏念溫傳併餘黨侍中裴炎

害其功斬念傳行儉功不錄行儉嘆曰渾濬之事古今耻之但

棄子荒微女嫁蠻落謚曰繆時有作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于闕者祥道乃司刑凱義府子婿獄者也

論編 卷之七 十七

恐殺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行。儉善知人在吏部時言蘇味道三劇後皆掌銓衡。及謂王楊盧駱浮躁銜露非享爵祿器。卒如其言云。子光庭性靜默寡交游。雖驟歷臺省人未之許。既而以職業稱議者更推之。開元中以侍中兼吏部尚書因行儉長名榜為循資格無賢不肖一據資考配擬。又促選限在正月門下省閭麟之專主過官。凡麟之裁定光庭輒然可語曰麟之口光庭手。

鄒氏泉曰年勞之說自西漢起已有之。然未始以是為用人法。故唐初吏部求人。不以資格為限。所獎拔惟其才。往往得俊人任之。士亦自奮自行儉始設長名榜引銓注法。復定內外差次。量官授之。其後士人猥衆專務趨競銓品枉撓。光庭

遂因行儉法為循資格限年躡級。無得踰越。自是庸碌者不致沉廢。而挺特者遂至遭迴。後世踵而行之。卒不可變。宋璟之爭孫琬之議。意有在于斯乎。

姜師德字宗仁。第進士。盧承業異其為。台輔器。上元初為監察御史。使吐蕃。喻國威信。開陳利害。虜為畏悅。後募猛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從軍有功。又嘗與虜戰八遇八克。天授初。賦為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省轉餉和糴之費。師德深沉有度量。人有片言輒遜。以自免。不見容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頰。不能處步。昭德遲之。待之恚曰。為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在夏官選者。就按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隄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汙耳。教弟。師德曰。載

有度量可見

郝處俊妻師德
俱長者世稱妻郝

總邊要為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心無適莫方酷吏殘鷲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在之言長者稱其郝鄒氏泉曰論者謂師德克謹寬厚能以功名始終非深知師德者也方武后意在革命用酷吏信譖言當時廷臣並起而摧沮之以至爭赴鼎鑊師德含垢忍辱語不一及遂使武后猜疑不生顧為嗟仰而狄梁公之薦行矣後來太子復位張柬之為相而唐祚復興梁公力也然則師德者可徒以功名始終稱執昔人有言丈夫君子不為流俗之耳目若人之謂矣

徐有功名弘敏以字行舉明經補蒲州司法參軍為政仁不忍杖罰訖代不辱一人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已於是周興來俊臣等揣識后措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相俾相鈞逮汗引吏爭以周內窮詆相高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卑時王坤坐逆誅顏餘慶赦後被言為支黨力爭免其死當此時左右及衛伏在廷陛者皆縮項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截然不撓他所獲有如論韓紀孝實堪妻龐數十百姓後以出反囚免俄起官天下聞者洒然相賀嘗與皇甫文備同按獄文備誣有功縱逆黨又之文備坐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嘗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故有功為獄常持平守正以執據冤罔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

之所全活甚衆。酷吏為少衰。然疾之如讐矣。

泉按當時鹿城主簿潘好礼。慕有功為人。論之曰。昔稱張釋

之為廷尉。天下無冤人。今有功斬獄。亦天下無冤人。然釋之

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已。有功居革命之系。周來等

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濱殆者數

矣。此其賢於釋之明甚。或稱有功。仁恕過於張。盧若虛曰。徐

公當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而史氏亦替

曰。有功不以唐周二其心。惟一于法。身蹈死以救人之死。故

能處猜后酷吏之間。以恕自將。內挫虐權。不使天下殘於燎

可謂仁人也。執合三說觀之。而有功之過于張諒矣。

狄仁傑字懷英。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為吏誣訴。黜陟使閻位本

石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蘭仁

基嘗稱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係請代節崇高宗時

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

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

縱使暴橫。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天授中。武后謂曰。卿在汝

南有善政。然有諸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

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諸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會為來俊臣

獄。俊臣引仁傑置對。荅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

引楊執柔為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為此乎。

即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後仁傑子上。交得免死。武

承嗣屢請誅之后曰命已行不可返初吉頃季昭德數請還太子廬陵而后意不回唯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為言后雖忤忍不能無感竟復唐嗣仁傑所薦進者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為中興名臣呂溫常頌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為名言

范文正公狄梁公碑畧曰公之勲德不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柏不天金石不柔受于天焉公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爭推善才范懷義誤在豫州曰拒元帥而不下及即上張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於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又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

其威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憑大川以獨航金可單公不可單孰為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於一朝感通群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張柬之字孟將永昌祖試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千餘柬之為第一嘗諫古無天子取夷狄女忤旨及論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之弊亦不納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荊州長史雖老宰相才也姚崇亦承詔舉係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即日召見拜官進鳳閣侍郎桓彥範字士則以門蔭進遷司衛主簿狄

仁傑曰君之才當自光大母恤于初長安中為司刑少卿請考
 治張昌宗引妖人迎占言計不執事不納又請悉赦往為酷吏
 得罪者疏十上卒見聽敬暉字仲暉弱冠舉明經聖曆中武
 后幸長安為副留守以治幹聞爾書勞之崔玄暉少以學行
 稱母廬有賢操常戒玄暉為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故玄
 暉所守以清白名長安初為天官侍郎介然不受私謁執政忌
 之宋璟劾張昌宗不執事玄暉頗助璟后又疾少間玄暉奏言
 皇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醫藥不宜引異姓出入禁闥后
 慰納表怨已仕累司刑少卿知相王府司馬嘗從相王統南
 衙兵備非常已上稍叙五王未長安四年張柬之以秋官侍郎
 同平章事太后疾甚張易之張昌宗居中用事柬之引彥範暉

玄暉怨已謀誅之於是屬彥範暉以禁兵時中宗每北門起居
 因得謁陳秘計遂率左右羽林兵討賊令將軍李湛李多祚就
 東宮迎太子至玄武門彥範等斬關入太后處迎仙宮柬之等
 斬二張于廡下明日中宗復位太后徙居上陽宮復國號曰唐
 二張之誅也柬之勒兵景運門將逐夷諸武洛州長史薛季昶
 勸曰二凶雖誅產禍猶在請除之會日暮事處彥範不欲廣殺
 因曰三思猶机上肉耳機上留為天子藉手季昶歎曰吾無死
 所矣時武三思以遷太后銜患慮不利諸武而常后雅為帝寵
 畏且三思與烝乱由是朋讒奇中未幾罷柬之等政事各封為
 王會王同咬謀誅三思事洩三思誣柬之等同逆陰令鄭愔上
 奏乃悉貶為諸州司馬奪勳封三思慮五人者且復用乃納崔

渴計遣御史周利貞巡嶺外矯制各逼令自殺焉季昶自五王
 失柄亦出為荊州長史儋州司馬初季昶與周慶立光楚客不
 叶俱二怨不敢往歎曰吾至是耶即具棺沐浴仰藥死季昶剛
 烈然喜入先語後雖有辦理不能得也而敦愛故舊禮有名士
 其長可蓋所缺云舊唐書以季昶載於良吏傳今依新唐書附五王傳

鄒氏泉曰五王提衛兵以誅二張不淹日而肅清宮闈復子
 明辟反周為唐其忠節純誠豈不爛然與烈日爭光哉顧不
 旋踵而為艷后豎兒所乘劫持戮辱若放豚然何耶失之於
 當斷而不斷也漢之竇武王允晉之張華其禍皆坐此夫中
 宗非英主易知也乃不盡誅諸武而使天子藉以為威棄季
 泉之計不用此於彥範不足深過東之宿老亦勒兵景運不

即行誅左矣豈所謂神奪其明厚常氏毒以興先天之業乎
 該不然安李之功何減漢平勃也然則忠義之士欲立大功
 平大難者其毋猶豫末路使五王之禍倚人門戶之間也

姚崇字元之少儻尚氣節長乃好學舉下筆成章授參軍五
 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奏决若流武后賢之即
 拜侍郎聖曆中張易之私有請于崇崇不納易之譖於后遂降
 出後以與誅二張功益封崇適自出屯所后之遷上陽宮也王

公更相慶崇以遺舊主獨流涕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玄宗講
 武新豐密召崇上時崇徙同州刺史帝方獵渭濱即召見帝曰公知
 獵乎對曰臣少為獵師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帝
 歡甚既罷咨天下事崇上不知倦崇因以十事要說且通鑑帝

曰朕能行之翌日相張說忌其入屢間之帝益信用之常於帝
前序次即吏帝左右顧崇俱趨出上曰我任崇以政至用即吏
重煩我耶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益佐帝裁決得專任矣
嘗病疴移告事必令源乾曜就咨又使寓四方館以自近久之
紫微使趙誨受夷人賂當死崇素親倚署奏營減帝不悅時曲
赦京師惟誨不原崇惶惧上還宰政引宋璟自代崇當國承權
戚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先天和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
數崇嘗先有司罷冗職脩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廣釋道
無數移吏由是天子責成于下而推歸于上然每資權譎與張
說有素憾詐為足疾以致帝問因言說出入岐王家故憂之說
遂出魏知古奏崇二子在洛憑舊請託崇揣知帝問意而直

言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知古崇所薦也

宋璟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士累遷鳳閣舍人居官鯁直

武后高其才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為驗將廷辯

說惶遽璟激說言毋陷正人以求苟免若不測者吾且叩閣救

將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璟後遷中丞會飛書

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

之勅二張詣璟謝璟不見頃左右歎曰吾悔不先碎監子首而

令亂國經後有喪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通禮意易之等後至

促步前璟奉笏却揖唯唯故積然常欲中傷且將遣客刺之無

何二張誅乃免神龍初供奉仗下與言得失武三思怙丞寵數

有請于璟上厲答曰今復子明辟王安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

祿事乎。後帝月將告三思，亂官掖三思諷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誅死。璟請按而後刑，帝大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睿宗立，太平公主不利東宮，絃璟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于外，帝不能用。玄宗開元中，東巡泰山，璟為留守，帝將發，謂璟曰：「卿國元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璟因一二極言，手制答曰：「所進當書之，坐右出入，規省以誠，終身後請致仕。」許之，仍賜食祿，退居洛。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勗驛迓之，未嘗交一言，思勗以將軍貴，幸訴之，帝益嗟重，為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張嘉貞後為相，閱堂按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

唐史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

史不傳。開元初，皆以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過于崇。玄宗素所尊憚，常屈意聽納，故唐史臣稱崇善應，復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十事中璟不肯賞邊臣，抑郵靈至傳所斬而天寶之亂卒，殆其害可謂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蓋難矣。夫胡致堂管見曰：崇說善迎合，故寵而復用，璟題介然守正，故斥而不復。姚非宋比，必張九齡乃可與璟同日語。

蘇頲字廷碩，瓊之子也。頲少敏悟，一覽至于言，輒誦。舉異等，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長安中，父瓊同中書

門下三品。題為中書舍人。父子同在禁筦。朝廷崇之初。環在武
后朝。明曉法令。多識臺省舊章。一朝格式皆所刪正。中宗復政。
環為宰相。陳當世病利甚多。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
尾。環獨不進。及侍宴。宗晉卿嘲之。帝默然。環自解曰。宰相燮和
陰陽。代天治物。今粒食賜貴。百姓不足。獨食至三日不食。臣誠
不稱職。不敢燒尾。肅宗即位。以老病罷。而題為中書舍人。玄宗
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題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
無所差。書史白曰。巧公徐之。不然。手脫矣。後加知制誥。時李
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上號蘇李。今朕
得題與乂。何愧前人。乂能進同平章事。脩國史。與宋璟同當國。
景剛正多所裁決。題能推其長。焉後按察節度劍南諸州前司
前有李嶠蘇味道。後有蘇題李乂。

蘇題封許國公
張說封燕國公
時號燕許大手
筆

馬皇甫恂使蜀。檄取庫錢。市錦半臂琵琶。捍撥玲瓏鞭。題不肯
予。因上言。遣使銜命。先取不急。非陛下以山澤贍軍費。意或謂
題在遠。叵得忤上意。題曰。不然。明主不以私好奪至公。吾可以
遠近廢忠臣節耶。自景龍後。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畧等。故
時號燕許大手筆。題讓許國公。張說讓燕國公。
泉按唐史。蘇環與子題。再世稱賢宰相。而題之與宋璟同相
也。題常推璟所長。在帝前敷奏。璟有未及。或少屈。題輒助成
之。有不會意。題更申璟所執。二人相得歡甚。璟嘗曰。吾與蘇
氏父子為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環若獻可替否。事至即
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為過之。夫賢相若璟。而相推相成。
又若題之於璟。何國事不濟也。開元之治。有繇哉。

潑寒胡戲名始
于武后末年

張說字道濟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詔吏部糊名較覆說所
對第一后署一等久視中后遣署三陽宮迄秋未還說上疏諫
不省擢鳳閣舍人廷對元忠被誣言忤后旨流欽州中宗立時
禮俗衰薄士以奪服為榮而說被詔固請終制獨以禮終天下
高之睿宗景雲中因讒人謀動東宮獨請以太子監國玄宗既
即位說知太平公主懷逆因以佩刀獻帝請先決策帝納之蕭
至忠等已誅召為中書令封燕國公始武后末年為潑寒胡戲
裸躄_水至是復為之說諫止之自是戲遂絕說素與姚崇不
平遂失執政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璵為相因作五君
詠候瓌忌日獻之題為陳說忠謇有勲遷荊州長史俄以幽州
都督戎服入見帝大喜令檢校并州兼天兵軍大使脩國史勅

古者寓兵于農疆
騎一始兵農遂分
後世襲其制云

齊寧即軍中論撰遂安九姓破党項奏置麟州以安羗衆後為
朔方大使禽方渠徙河曲殘胡空河南朔方地又請罷邊鎮兵
二十萬還農_時輓_而兼_制下_道此_品職_祖偶_言時_衛兵_貧
弱番休者亡命畧盡說建請一切募勇強士優其科條簡色後
不旬日得勝兵十二萬分補諸衛以彊京師所謂彊騎者也農
始_分說又倡封禪議授說集賢殿學士帝東封還詔說撰封禪
壇頌刻之泰山以夸成功說每柳宇文融獻請_如十_道勸_農使
融積不平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說禱解窺詞等事其言
醜慘帝怒詔鞠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兄光詣朝堂刑耳列冤
帝遣高力士往視見說蓬首垢面席橐家人以瓦器饋脫粟鹽
䟽為自罰憂懼者力士還奏且言說往納忠有功帝為憮然罷

政事專脩國史。然每軍國大務輒訪焉。隱甫等恐說復用巧文
詆毀。素忿說者。又著疾邪篇。帝聞。因令致仕。始為相時。帝欲事
吐蕃。說密請講和。休息。帝曰。朕待王君奐計之。後君奐破吐蕃。
說策其且敗。因上鬮羊。以申諷諭。比瓜州失守。君奐死。說復相。
鄒氏泉曰。說於玄宗在東宮時。與秘謀密計甚衆。後卒為宗
臣。朝廷大述作。皆出其手。又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
粉澤典章。為一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脩太宗之
政。皆說倡之。與姚崇不相能見出。然兩人氣象亦相似。故皆
罷而復用。然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必曰燕公云。

張九齡字子壽。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為左拾遺。玄宗時遷左
補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考次號稱詳平。時張說為宰相。

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始說知集賢院。嘗薦
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兩遷。遂同平章事。進中書令。
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上言廢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
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為帝知。內忌之。會張守珪以
斬可突于功。帝欲以為侍中。九齡曰。宰相不可以賞功。遂止。又
言牛仙客不宜班常伯。賜實封。帝不悅。而林甫又薦仙客。相才
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既戾。帝旨內俱。而林甫亦恨九齡。
對帝言不可相。恐遂為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况。其末
有効用得所。殺身何忌之語。帝雖優答。然林甫日夜短九齡于
帝。帝寢疏之。旋罷政事。而相林甫仙客矣。後又坐舉周子諒。非
其人。貶荊州刺史。然不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

張九齡天下稱曲
江公而不名

每宰相薦士帝必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初千秋節王公並獻
寶鑑九齡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及為相武惠妃
謀陷太子瑛密遣宦奴告曰廢必有興公為援宰相可長處九
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紘遂奏之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
子無患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
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祿山討奚契丹以恃勇輕進敗九齡請
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不聽後在蜀思其忠為泣下且遣祭焉
九齡九齡州後曲江人又曲曲江公而
鄒氏泉曰九齡為相諤諤有大臣節當是時明皇在位日久
已倦于勤九齡議論正多所違忤至論牛仙客不堪尚書
李林甫不可相則又為姦邪讒間而九齡遂罷政事自是用

牛仙客而朝廷士大夫皆持祿養恩矣又自是任李林甫而
明皇不得聞其過矣又自是杜邊帥入相之路此亦林甫而
遂用胡雛亂華身播國覆矣或言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
起兵是理亂分時而崔融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賢相張九
齡任姦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分矣諒紘言乎

韓休工文辭舉賢良玄宗在東宮令條對國政中乙科後知制
誥出為虢州刺史號於東西京為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廩芻休
固請均賦他郡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知民之敝而不救
豈為政紘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帝敕蕭嵩舉所以代者
嵩稱休志行遂拜相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為相時政所得失言
之未嘗不盡天下翕然宜之初嵩之薦休也以柔易故至是休

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止帝引鑑不樂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大率墜正類此

鄒氏泉曰昔人有言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怠卒而漫漶不振也以余觀之其玄宗之謂乎觀其開元時無論元老魁舊如璟崇輦言聽計行即一韓休頗所尊憚稍過差便恐休知乃後志滿意驕樂順旨憎鯁切雖大顯

失靡所畏忌讒邪進而忠良廢而國祚且危如綴旒矣故論者云使休峭直當天寶時庸能行其志哉

張嘉貞在武后時御史張循憲嘗命其草奏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為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為后召見拜御史時功狀盈几即吏不能決嘉貞為詳處不閱旬廷無稽牒嘗請天兵軍緩護突厥九姓雜處者即以為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坐之則後無由聞天下事遂得減死天子以為忠且許以相嘉貞因曰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為也帝曰第往行召卿後上欲果用之而忘其名因閱大臣表疏舉一則嘉貞所獻遂命入相居位三年善傳奏敏於裁遣然疆蹕論者恨其不裕初嘉貞在兵部而張說已

張嘉貞子延賞
孫弘靖俱入相
三張張家其所
居坊曰鳴珂里

為侍郎及皆相說位其下議論無所讓故說不平而嘉貞亦銜說不已

鄒氏泉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周固不能畢効也嘉貞自言于玄宗欲用及其時洵有心于國哉然儲精需進宦家固自有度豈庸欲速以必到也觀嘉貞於嗜進者汲引之常以恩終始豈亦喜進者儔與不然請加詔杖姜皎何希樞幸意也李勉字玄卿唐宗室也少喜學內沈雅外清整從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關坐笑語譁縱勉効不恭帝嘆曰吾有勉朝廷始尊後擢太常少卿帝欲遂柄用之而李輔國諷使下巴勉不肯乃出為汾州刺史滑臺節

度使令狐彰且死表勉為代從之勉居鎮且八年以舊德方重不威而治東諸師暴桀者皆尊憚之德宗立為相建中中李希烈圍襄城詔勉出兵救之勉欲攻許以解襄圍功不遂既見帝素服待罪詔不許勉內愧取充位而巳時以檢校司不敢有所與貞元初帝問衆謂盧杞姦邪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時聽其對然自是益見疏居相二歲辭位然勉在朝廷鯁亮廉介為宗臣表云

范祖禹曰昔趙襄子有晉陽之難群臣皆懈惟高共不敢失禮及襄子行賞以其為先肅宗之在朔方唐室危如綴旒李勉不以王路夷險易其心不以君父在草莽而廢其職事君若此可謂忠正之士矣

李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畧善騎射襲父封以契丹破吐蕃吐谷渾功安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遂以朔方兵五千東救常山後與子儀合擊史思明大破之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授相位節度如故前此節度王承業政弛謬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狎侮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不即付兵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至德中思明希德率將統兵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不滿萬竟攻走之乾元初入朝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戰敗之思明來援光弼拒賊戰尤力殺畧大當光弼整衆還太原帝以儀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未幾為天下兵馬副當扼虎牢帥師東出河上檄召兵馬使張用濟用濟憚光弼嚴教諸將逗留其兵用濟

單騎入謁光弼斬之會思明乘勝西嚮光弼與麾下悉謀斬獲過當思明大惧築壘以拒官軍始光弼將戰內刀于鞞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自相州北印之敗魚朝恩羞其策繆故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及朱瑱為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召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為重數存問其毋以解嫌疑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為解帝令子儀自河中輦其毋還京頃光弼疾篤卒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

李光弼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

功惟光弼為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精明云

贊曰李光弼生戎虜之緒沈鷲有守遭祿山變拔任兵柄其策敵制勝不世出賞信罰明士卒爭奮毅然有古良將風本夫終父喪不入妻室位王公事繼母至孝好讀班固漢書異夫庸人武夫者及困于口舌不能以忠自明奄侍內構遂陷嫌隙謀就全安而身益危所謂工于謀人而拙于謀己耶訛是方攘袂徇國天下風靡一為遷延而田神功等皆不受約束卒以憂死功臣去就可不慎耶嗚呼光弼雖有不釋位之誅然讒人為害亦可畏矣將時之不幸與

郭子儀以武舉異等起家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詔子儀充朔

方節度使率本軍東討時賊陷常山河北郡縣皆沒子儀與光弼合破賊史思明衆數萬又擊賊嘉山斬獲甚衆思明奔方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赴行在國威始大振自房瑄陳濤之敗帝惟倚朔方軍為根本而清渠之戰王師至委仗胤子儀收潰卒保武功待臯于朝俄副李嗣業合回紇奇兵大破賊克復西京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遣衆助賊又大敗之遂收東都於是河東西南州縣悉平帝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乾元初破賊河上執安守忠以獻遂朝京師詔大舉九節度師討安慶緒子儀督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晦冥師潰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斷航橋時王師衆而無統攝以子儀朝恩為觀軍容使而

師立進退相顧望是以及于敗朝恩素疾子儀之功因是媒諧
之故帝召子儀還更趙王為元帥而光弼副之及思明再陷河
洛西戎逼擾京輔天子盱食而上元初光弼敗邛山失河陽又
河中太原相繼亂朝廷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進望輕不可
用遂以子儀為副元帥封汾陽王屯絳州子儀至也誅首惡王
元振等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忌宿將難制離構百計因
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惧讒且成因自明帝亦悔悟眷禮彌重時
僕固懷恩陰召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遽拜子
儀為關內副元帥鎮咸陽虜已過渭水天子跳幸陝子儀聞流
涕率騎南收兵破賊自變生倉卒賴子儀復安故天下皆咎元
振群臣數論奏元振惧乃說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力奏乘

輿還京師無何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連入寇京師大
震前詔子儀屯奉天賊遁後詔子儀屯涇陽子儀單騎出免曹
見回紇回紇舍兵下馬拜誓好如初吐蕃引去因追敗之於雲
臺後復寇又破之於靈武德宗召為山陵使賜號尚父子儀事
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虜
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引道無纖芥顧望故諛間不行與光弼
齊名而寬厚待人過之代宗呼為大臣而不名以其身為天下
安危者二十年

贊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
逐北誼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旒而能輔太子
再造王室及大難畧平遭讒其譎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

身繼芥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
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
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
為禰唐史臣裴洎稱權傾天下
疑後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鳴
名顯蓋盛德後云

光虜壓以至誠猜忍沮謀雖
持者紜及光弼等畏偏不
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
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
用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

